

Light Year



光年

主编：胡杨

HUI SHOU BU XIANG SHI

回首不相识

竹帛文锦
工作室

云南出版集团
晨光出版社

Light Year

▼

光年

竹帛文锦
工作室

主编：胡杨

HUI SHOU BU XIANG SHI

回首不相识



云南出版集团



晨光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回首不相识/ 胡杨主编. — 昆明: 晨光出版社,
2015.1
(光年)
ISBN 978-7-5414-6953-4

I. ①回… II. ①胡…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中
国—当代 ②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1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95980号

光 年

回首不相识

主编: 胡杨

特约编辑: 竹帛文锦工作室

摄影: 杨凯 罗桦 张光焱

责任印制: 郁梅红 廖颖坤

出版发行: 云南出版集团 晨光出版社

社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609号

邮政编码: 650034

排版: 云南君和印务包装有限公司

印装: 中煤涿州制图印刷厂北京分厂

责任编辑: 朱凤娟

装帧设计: 李 昱

封面摄影: 杨睿爽

电话: 0871-64186745

开本: 787×1092 1/16 印张: 14.5 插页: 3 字数: 280千

版次: 2015年1月第1版

印次: 2015年1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414-6953-4

定价: 25.00元

(凡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印装质量监督电话: 0871-64109709



*Lebe
Gesund*
DAS BESTE FÜR
FEINSCHMECKER



卷首语

故 城

每个人心里都会留下一座城，或是无形，或是具象。

但城会留下，带不走，而人却终归要迁徙。“故”有逝去的意思，是的，城逝去了，人还在路上。香港女作家西西说：“你们既然来了，看见了，知道了，而且你们年轻，你们可以依你们的理想来创造美丽的新世界。”可我们有的时候就是这般，我们也不知道我们要的是什么，寻的是什么。我们离开自己的村庄迁徙去他人的城，又离开他人的城去探访那些他人的村庄，或是他人的城，我们总是拿起又放下，我们总不知道该拿起什么，该放下什么。

台湾歌手陈升曾用他的歌记下北京：“不敢在午夜问路，怕走到了百花深处。”把北京记载得最为详尽的是老舍先生。自先生以后，似乎北京已被写绝，虽然后生无数，但再无人能写好了。上海则留下了太多的柔软，张爱玲、王安忆和安妮宝贝曾是上海最真切的记述者。可是，张爱玲和安妮宝贝最终都离去了，剩下的王安忆，在《长恨歌》里念念不忘的依然是她不曾身处过的老上海。或许，上海只是座记忆的城。香港本该是西西的，但我们如今记住的却都是李碧华和亦舒，或许正应了张悦然说的“我城只不过是你们城”吧！

城太多了，世界上有多少条路，或许就会有多少座城，路的尽头是城，路的开端也是城。

但那城或就是跟着我们的情愫一起植根的，城发生着变化，我们的情愫也就随着迁徙。我们的那座城，并不是眼前的城，在我们心里，它或是千疮百孔，但那千疮百孔或就是它的美。

其实，我们在路上追寻的并非是那座城，而是我们的情愫，我们的那座城。

胡同没了，那不再是我的城；里弄没了，那不再是我的城；断壁残垣没了，那也不再是我的城。

我的城里有炊烟袅袅，有鸡犬相闻，有大朵大朵的浮云，有倾斜的木塔和邻家的阿娇。如今，连我都已经两鬓苍苍，又去哪里找回我的城？

就像何勇在嘶吼的一般：水中的荷叶它的叶子已残，倒影中的月亮在和路灯谈判。

我城如今你是何城？

录目

青春梦

杀死爱情兽.....	商夏周	003
我打电话的地方.....	小饭	017
人鱼.....	冯曼曼	024
河水彼岸有烟花.....	王晓虹	037
不可撤销.....	王子安	045
北野·森·琳.....	丁明洁	079
回首不相识.....	王绍帅	102
关于少少和左手街的碎片.....	午生	119
昨日印记.....	江易菲	130

少年说

糖爱.....	王子安	141
---------	-----	-----

实验馆

去哪里找到我们的回忆.....	涅吉拉	155
血色桃花.....	一草	165
双陈记.....	陈若思	174
青花瓷.....	马岳	197
画魂.....	钟濛	216
想知道你女朋友半夜三点在干什么吗.....	曾骞	223

Q I N G

C H U N

M E N G



杨凯 摄

青春梦

杀死爱情兽

我打电话的地方

人鱼

河水彼岸有烟花

不可撤销

北野·森·琳

回首不相识

关于少少和左手街的碎片

昨日印记

杀死爱情兽

商夏周

第六届新概念作文大赛获奖者。有数十万字发表在《花溪》《南风》等多家杂志，入选多本合集。2007年建立过冷水工作室，和多家杂志以及出版社合作图片，装帧及设计。2009年导演的纪录片《我的右脚》，获国际选片会银奖，并参与第二届中国青年艺术节独立影像周单元。

我已经不知道，如今我对他的感觉，究竟是爱，还是习惯了。或许我们可以就这样，做一辈子相安无事的好朋友。

今年的C城真是冷得不像话，我看着电视，自己手里拿着一个电暖宝，脚下是烤火的炉子，一脸说话不腰疼的表情。

电视里，那个省内有名的男主持人在有模有样地报着C城的雪灾。一件一件，触目惊心的，我在那看着，想着这软新闻报得……啧啧。

雪下得大，我是知道的。回家前，在楼梯口摔了一跤，一路滚了下来，是和林艾在一起的关系。末了这个男人睁大眼睛看着我说：“你刚刚那句‘好痛哦’，叫得多么像台湾偶像剧。”

我气得，痛得没力气争吵，更没力气哭，想着：如果是宋嘉年，肯定不会是

这个样子。得，还是早点回家，也不在C城继续耽误时间。我收拾相机，收拾反光板，收拾细软，打电话给宋嘉年，虽说这时候，他一定还在床上没起来。

结果果然如我所料，他带着浓浓的鼻音接了我的电话。我说我脚崴了，让他帮我问一下汽车票现在还有没有，说着看着窗外那雪花飘得，恨不得唱上一曲《白毛女》。

他什么也没多问，什么也没多说，只是说了一声“好”，然后说等一下给我电话。

我知道，不管什么时候，只要我找他有事，他肯定会帮我的。

我们或者是朋友，或者不是，我总是这样厚颜无耻，有时候想着，也觉得自己有些不好意思。不过我对他无耻了这么多年，我想他肯定比我更加麻木而习惯了。

过一会他给我回电话，一字一句地叫我名字，我突然有些不适应了起来，和我说了情况以后，我便谢了他。

凭良心而言，我不愿意找他，之前一直嚷嚷说“绝交绝交”最汹涌的人就是我，但没办法，这个时候我只有找他了。

依赖不是一天就形成的。

我发现“绝交”两个字，对于我而言就是一个笑话，我都不知道和他绝交多少次了。绝了以后继续交往，是我长期以来的作风。千万别相信一个写字的女青年，没一句话是能贯彻落实的。

这时候看着电视里男主持人熟悉的脸，我想起还是暑假的时候，嘉年来我实习的单位帮我修电脑，因为两人都待在广电系统的缘故，路上我们还在讨论男主持人的八卦。

“他说他喜欢的是男人。”我说。

“其实学语言的男人，很容易喜欢男人。”嘉年这样和我说，“本来语言这种东西，是女孩子的特长。”

我不喜欢这个话题，于是打着哈哈。“那我可不算女孩子了，”我说，“我语言差劲极了。”

后来他对我说：“嗨，你的电脑我弄不好了，我拿到我妈妈单位，让那边的叔叔给你看看好吗？”

这话他前一天和我说过，不然我不会从头一天晚上就开始折腾，翻箱倒柜找出我人生中唯一一条白裙子，清纯得像水似的，还配合着扎了两个小辫子，结果太兴奋，连“大姨妈”都兴奋得提前来了。

于是，我就这样怀着忐忑的心情和疼痛的肚子，一路跟着他，笑容虚情假意的，并且一直笑得两颊僵硬了起来。

最后，客气地谢谢他的无私帮助，然后心怀鬼胎地和他告别，回了学校。

这都是半年前的事情了，这之后我折腾来折腾去（其实相比之前，我已经不怎么特别折腾了），他也不怎么特别理我，这就是那个“狼来了”的道理。之后林艾这个男人天天陪着我，有时候他对林艾颇有微词，也只是因为我常提起的缘故而已。

现在我宅在家里，吃着小零食，过着典型“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寄生虫生活，看着小电视，就这样还是和他脱不了关联。

我发短信问候他：雪下得真大啊。

他说：到膝盖了啊。

我说：呸。然后逢人宣称：“乖乖不得了，C城雪下到膝盖了。”

二

要说过去的2007年，用“背到家了”来形容我，也是该的。

六月份我和宋嘉年闹得不轻，然后认识了林艾，世界真是奇妙，走了一个，果然就会补给你一个，保证不让人生空白。

那个时候，我认准了要拿林艾填这个空缺，无非是他看起来美型。一个自认为精神上受到重创的女孩子，和一个英俊的男孩子每天在一起，于虚荣心而言，总不会是坏事，于刺激感而言，更不是坏事。

我和林艾的认识本来就具有戏剧性。

那时候我在学校的论坛发了一个帖子，给杂志做照片的缘故，征集男女模特，他的姐姐找我报名，加了我QQ，最后还是被我毙了，于是给我推荐了自己的弟弟。

我当时就被电脑前的照片给震撼住了，真是帅比周渝民，直追山下智久，不让本乡奏多。“没想到你答应的是他，”他的姐姐沮丧地和我讲，“但是我弟弟不答应。”我说：“得，把他的QQ号给我，我和他说。”

于是他就答应了。

我从小就具有蛊惑人心的能力，或者说是死缠烂打的功底。后来他帮我给朋友做了一次男模，然后我便约了他第二天中午一起吃饭。

第二天我带了朋友一起，然后我们算是第一次正式地见了面。

这以后就渐渐熟识，也便经常一起吃饭、逛街、看电影。

说实在的，从我进大学认识了宋嘉年后，虽然嘴上开放，也只是说说，我从不和男生单独约会吃饭，看电影都和女孩子一起去，人人都恨不得认为我喜欢女孩子。林艾这孩子，还是第一个。我想着，我这是被伤透了，也在我挥泪告别这所学校前，留下一点真正开放的证据吧。

人啊，不能相信外表的。

在信任这件事情上，林艾比宋嘉年给我的感觉要强，我想也许这就是进这学校这么多年了，只有他，能够继宋嘉年之后成为和我关系走得近的男孩子的原因。

这也许是继那次我规模庞大地和宋嘉年争吵后，对于我最大的补偿了吧。之后我和宋嘉年莫名其妙地又开始恢复了联系，连我自己都记不得是因为什么，只是在我暑假实习的时候，一起吃饭什么的。走过很多路，一直在路上不停止地走着，

才让我，记忆那么深。

三

其实林艾对我真的很不错。

“喂，帅哥，我很想荡秋千啊。”这种总是意兴阑珊的提议，也只有我才说得出来。然后他眨眨眼睛，说：“那我们不如去市区好了，去杏花公园，你想坐什么都有。”之后两个人花一个半小时，千里迢迢地坐公交到市区。这么多年，和别人一起，还从未有如此之多的开心，只是因为和别人在一起，不会做同样的事情。我和宋嘉年，总是拘谨地在一起，说一句话，都怕说错了惹他不高兴，因为多说多错，只能默默无语地走路。

唉，真是莫回首，回首都是错。

还记得，第一次和林艾一起出去吃饭的时候，路上碰到宋嘉年和他的朋友，故意一把拉起林艾的手，自己也知道是因为什么，远远地看见他的朋友诧异的眼神，直到我走远以后。也不是没有不后悔的，可是如果时间倒回，我估计我还会这么做。我太年轻，自以为这样就是争强好胜的胜利者。

长久如此，便有朋友问我：“安安，林艾是否喜欢你？”

我不语，这个话题于我，便是禁忌。他比我小三岁，年轻且任性着，于外人而言，我们是再好不过的姐弟关系。我叫他“亲爱的”，他叫我“宝贝”。没有任何的男女之间是纯洁的朋友，满世界的朋友都离不过“暧昧”二字。

后来有一次，他便和我说，家乡的朋友问起他：“那个长头发的，是你女朋友吗？”他说：“是。”于是他的朋友说：“啊，那X不是再也没有可能了。”言语之间满是可惜的味道。

X我是知道的，是林艾高中时的女友，两个人分分合合几次，但是仍然能感受到女孩子对他的念念不忘。

如果说男人的感情是线段，每段都是不同的女人，那么女人的感情就是曲线，

总是自以为是地纠缠不清，所以才会把自己的感情弄得复杂不已。谁都不愿意承认自己已变成过去，总以为自己是那个唯一。

哪有那么多的唯一。

这件事情林艾告诉我，也无非是告诉我而已。我问他：“那你怎么说？”然后他说：“我很认真地和她们说，真的是我女朋友，于是大家都相信了。”当时我们下了公交车，我笑了笑，就没说话。

关于我们去公园那次，后来在杏花公园逛了半天，没找到秋千，反而是无数路过我们的女孩子都用“可惜了”的眼神看着他，或者在我们旁边小声说着：“帅哥啊真是可惜！”一开始我还装着没听见，但后来他却忍不住在我旁边炫耀起来，于是每次我都用恶狠狠的眼神回敬过去，并且一把抓住他的脖子把他拖到另一边去，在这一方面，我真像个男人。

之后更加证明了这一点。他提议我们去玩海盗船，我说：“好，到时候你保护我啊。”他说：“好啊，我肯定保护好你。”于是等他买完票以后，我们跑到了海盗船的船尾，据说这样会刺激一点。开海盗船的大妈一开开关，海盗船就像秋千一样上下摆动起来，我看着眼中的公园在自己脚下越来越小，心里倒是挺开心的。

随着海盗船越开越高，这个“小孩”就在我的旁边尖叫起来，他尖叫的声音实在是太大了，我开始对着他目瞪口呆，然后发现他已经目瞪口呆地看着我。

“你为什么大叫？”他问我。

“为什么要叫？”我看着他，这个时候海盗船又荡到了半空，我看着他闭着眼睛开始大声尖叫起来。

“你难道不害怕吗？”他一边尖叫一边问我。

“我坐过山车的时候也没叫一声，要不下次我们去看恐怖片吧？”我对他打哈哈，“难道你害怕吗？”

“废话！”他回答我。

“好吧，不怕，我会保护你的。”我对他说，然后他靠在我的肩膀上，一直闭

着眼睛。

下了海盗船后我扶着他，然后他对我感慨：“梁若安，你真不是个女人。”

我应该把这句话当作表扬我的呢，还是骂我的呢？

之后我们去电影院看电影，我吵着要看新上映的《夜上海》，人家说已经开场一会儿了。离下一场开场还早，于是我们便去附近的红星路逛。

那是我第一次知道林艾和X的事情，也知道了很多其他的事情。

后来我便对他说：“如果是我，绝不会放弃已经建立好的深厚的友谊，而把友情变为爱情的。”

那天傍晚灯光美好，我们站在一棵巨大的梧桐树下，过了一会儿，他对我抱怨：“出来这么长时间，你要请我吃包子补偿我。”我说：“好，那去啊！”我指着旁边的包子店说。

“嗨，还玩真的啊？”他说，后来拖我去吃晚饭。之后返回电影院看电影，买了三号放映厅的电影票，在拐过了一个小巷子，摸进了一个看起来很民居的楼梯的二楼，走进以后我就傻了眼。

回头看见林艾拿眼睛横我，“我们来看家庭影院么？”他问我，“都怪你，非要到这儿来。”

“我之前去一号放映厅没这么小的嘛。”我说，“我怎么知道三号放映厅长成这个样子。喂，男人，难道你要去‘元一’么，票价贵一倍不止哎，我给你省钱呢。”

“我宁愿去‘元一’，贵就贵一点。”这个男人一边啰唆着一边问我，“那我们怎么办？”

“怎么办？”我说，“坐下来看啊，家庭影院有家庭影院的好处啊。”

这个九零后的小男人带着一脸很不满的表情，外加鄙视我的表情，还在啰啰唆唆着。